

缘份的天空

大学生情爱卷

主编 纵华跃 李楠

在这一方缘份的天空之下，
年轻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
青春的信念扶摇直上。
诱惑的街，
欲望的夜，
青春的夜鸟飞去又飞回，
演绎出一个个或惊心动魄
或凄婉缠绵的爱情传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

缘份的

天空

大学生情爱卷

主 编 纵华跃 李 楠
副主编 罗艳琴 张 啸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份的天空/纵华跃,李楠主编.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当代大学生优秀图书系列)

ISBN 7-5006-4090-0

I. 缘... II. ①纵...②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467 号

责任编辑:温 航

封面设计:潘 静

缘份的天空(大学生情爱卷)

纵华跃 李 楠 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93 1/32 9.25 印张 177 千字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4.80 元

ISBN 7-5006-4090-0/I·877



前 言

故事和情景充满整个回忆。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该是舞场的热感，冰咖啡的冷觉，一俟走远，便如梦如幻。当大学的校园故事陷没于时间的漩涡时，我们把握不到她们已经消逝的指尖，而当她们随着时间的大潮冉冉升起时，我们却被裹挟而去，只沾着几缕胭脂的暗香。在勃动的青春里，每个人都有昙花般的展现。这种展现无疑将逐渐镌刻在我们的心灵之上，或将永远打上爱的烙印，一任回忆如潮冲刷。

爱情最初的绽放无疑是最美的，而大学校园便是一块沃土。她有纯情和才气的撞击，她有性灵与爱意的闪光。于是，灵魂便在爱情里一次又一次地震颤升华；生命便在爱情里一次又一次地激越昂扬。

重温往事，难免会涉过爱的馨香；回忆相恋，难免会流露情之百味。不要以为大学生的恋情故事步不出幼稚的影子，其实，情除了多寡，又岂有成稚之分呢？大学生们从与我们一样的颜料盒里，取出同样的条纹和同样的光束，却涂绘着不同的爱情画面。





这些画面不是大学生活的主旋律,但在校园,无疑最是亮丽的风景一种。无论你是处在风景之中,还是站在风景之外看风景,年轻者将更年轻,曾经者也将找回年轻。如此,生活便逼迫你歌唱,直至心情欢畅。

爱情,有时重于一切物体的重量,有时却轻于夜来暗香……





目 录

秋雨连绵 (1)

闽青,江苏镇江人,1980年出生于浙江舟山,现为湖南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正为考研而忙碌。

今生的缘份 (19)

吴雪,1975年生于陕西西安市,199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96年毕业后进入IBM从事文秘工作。

哦,那一串串风铃..... (36)

周雪艳,1976年出生于安徽的淮河边,199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电算会计专业。

你是我永远的梦中情人 (51)

孙本亮,安徽怀远人,大学毕业后闯荡北京的“自由战士”。虽漂泊无定,感情却始终专一。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 (59)

黄海霞,1978年出生,湖南省郴州市人,现就读于吉林省长春税务学院。





情感岁月 (74)

苏苏, 1979年2月生, 安徽省淮南市人。199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管系。业余时间爱好阅读、写作, 曾发表散文《夏日随想》、《故土黄昏》、小说《柳絮飘飞的季节》等。

青春迷茫 (89)

声闻, 男, 生于1974年, 内蒙古人, 1997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现居北京, 从事网络工作, 闲暇之余常常读书、作文。

雪 域 (104)

萧宛, 原名纵华政, 男, 1979年8月出生于安徽萧县, 2000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某高校工程测量系, 现在武警某部工作。爱好写作, 中学时代便发表诗歌、散文数篇, 大学期间曾任文学社社长一职。

曾 经 (120)

文晓东, 1975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 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自认写作和交友是工作之余的最大乐事。

不了情 (134)

陈锦山, 1973年出生于海南琼海, 199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居北京从事法律工作。



心动象牙塔 (151)

王大中,男,1977年圣诞节出生,黑龙江绥化市人,回族。现就读于北方交大会计系,经管学院团总支副书记,低年级学生辅导员。擅长交际,喜爱唱歌、弹琴、演讲,并多次获奖;热爱文学,从1991年发表作品至今已有近百篇作品见诸报端。

追梦的日子 (179)

文斌,大连市人,曾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武汉大学投资项目评估专业,现留校任教。

无声的飘零 (198)

陈晓丽,湖北宜昌人,中南工业大学毕业,哲学硕士,现就职于北京零点调查公司。

没有白玫瑰的季节 (206)

贾丽英,天津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发表过论文数篇。读的虽是冷冰冰的法律,骨子里却珍重世间的温热情感,即使看到别人失恋,自己也会怅然若失。

涉过爱之河 (224)

萧阳,197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98年毕业于安徽一高校美术系。现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出任设计师。





恋人,你好吗? (238)

林效,1976年生,陕西汉中市人。1977年毕业于武汉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在天津矿山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技术部任技术顾问。

感悟心灵的家园 (256)

夏雨,安徽宿州市人,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曾经浪漫多情,历经坎坷之后,更觉情感弥足珍贵。





秋雨连绵

闽青，江苏镇江人，1980年出生于浙江舟山，现为湖南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正为考研而忙碌。

爱一个人就是即使虚妄、即使短暂也抑制不住馈赠的冲动而终于伸出手去递出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哪怕是梦幻从此破灭，哪怕是灵魂从此分裂。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有意无意的话，都具有触动我的灵魂、穿透我的心的力量……

今天天气真好，天空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蓝色，甚至看不到一丝白云。路边的柳树也吐出了嫩芽，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久违的绿色又出现在视野之内。远处，一棵我叫不出名字的树上缀满了粉白小花。偶尔吹过一阵风，也不再具有往日的凛冽，取而代之的是沁人心脾的柔和，同时还含着一股草叶的香味。春天是真的来了。

当我的眼光从窗外回到室内时，心里禁不住升起一阵失望，寝室里除了正在镜前与自己不听话的头发作战的樱子外已空无一人。看来，她也要出门约会去了。约





会的集体踏青又成了泡影。也许是经历了一个太过压抑的“黑色的七月”，在进入大学后，那被束缚已久的热情一旦被释放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简单的学习生活已无法容纳。于是，爱情成了主要的宣泄出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校园情侣出现。就像我的周围，同寝室的六个女孩中除我之外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自己的“二人生活”，品尝着爱情的酸甜苦辣。

樱子出门前的话打破了我的思绪：“你该找个男朋友了。”我读懂了她眼神。在她们的眼中我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我不常学习总能保持前几名；随随便便地一蹦却打破了校跳高纪录。她们也不了解为什么平时亲切可亲的我会冷若冰霜地回绝男孩的邀请。其实，我很清楚，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也渴望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我一直深信，爱一个人就是即使虚妄、即使短暂也抑制不住馈赠的冲动而终于伸出手去递上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哪怕是梦幻从此破碎，哪怕是灵魂从此分裂。爱情就是那种你无力拒绝的若有若无、若即若离、若生若死的亘古不变的情况。花季的日子里，我也在找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可是我却没有找到那令我心颤回味，触动我的灵魂，穿透我的心的力量。但我坚信，在我的生命中一定有属于我的那份深情与辉煌。

度过平凡而又平淡的一天后，傍晚时分，我漫步在学校附近的街道上，一路看着布置各异的橱窗和形形色色的面孔，直到眼前出现一家别具特色的咖啡馆，我才





停下了脚步。在遍布着钢筋水泥结构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座采用全木装修的咖啡馆带给人的震撼简直就像万绿丛中的一点红色。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钱包，走进了它的大门。整个大厅布置得浪漫而雅致，大厅中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三个木制的长方形吧台，而紧挨吧台的几十套桌椅，全被半人高的白色矮墙裙围了起来，借着吧台的灯光造成昏暗角落的浪漫意境。

选择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小口地轻呷着那杯浓香诱人的咖啡，细细感受着那种纯正的味道。曾经听说过咖啡是一种最奇怪的生物，人们先将咖啡豆磨碎，然后将它煮开，加入奶末使原来的黑色变白，放糖使原来的苦味变甜。其实，人们总是这样的，不停地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到这里，我不禁一笑。

猛然间，我的眼光遇上了一道正射向我的目光。我向前看去，但由于昏暗的灯光，我不能清楚地看到那目光的主人，惟一可分辨出的，就是他身上那套米黄色的西装，以及他那双深邃幽远的眼睛，浓浓的双眉，他无疑有张吸引人的脸。我的心中突然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有几分欣喜，几分紧张，甚至有几分害怕，几分战栗。我在心里低呼一声，不过是个陌生人，我竟有这么荒谬、可笑、可怕的想法！像是为了甩去这种陌生而又奇怪的感觉，我低下头，猛地喝了一口面前那杯香纯的咖啡。当我再次抬起头，前面的桌子上已经没有人了，就像根本没有人出现过一样。甩甩头，甩去那隐约的一丝落寞，我强迫自己喝完了杯中的咖啡，走出了这家咖





啡馆的大门。

初夏的夜晚还有一丝凉气，走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不禁怀念起寝室里那温馨的米黄色灯光。米黄色？前面那米黄色的身影似乎有些熟悉，我的视线向上移，直至又看到了那道目光。直觉告诉我，他是在等我。面对那双深邃的眼睛，我反而停下了脚步。他很自然地迎上来，用一种非常熟悉的口吻问道：“你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吗？”我竟如催眠般地点了头。于是，我们并肩向校门口走去。他陪我直到宿舍楼前，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也似乎不用说一句。突然间，我像是从催眠中清醒过来，我那引以为豪的自制力去哪里了？我怎么会对于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产生如此异样的感觉？我停下脚步，冷冷地说道：“你回去吧，我上楼了！”随即头也不回地走上楼梯，虽然我能感觉到背后灼人的目光。

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为自己的悬崖勒马而暗自庆幸。然而，物体一旦挣脱地心的引力，就会失去重量，变得轻飘起来。再过几天，充斥在我心里的正是那种难以承受的轻，一种失落感，一种与生俱来的失落感紧紧地将我攫住。

内心深处，我追求的正是那种穿透灵魂与内心的共振，但是，当我的心被那道目光拨动时，我却选择了放弃。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也许我是怕轰轰烈烈地投入后那种刻骨的痛，因此，在没有达到目标前，我便自己撤走了梯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仍然与过去一样过着丰富而





贫乏，充实又空虚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步出教学楼后，我再一次看到了那道目光及那目光的主人。这一次是我迎向他，与他一起走出校园。我们来到黄河岸边，眼前是一片浊浪滔滔，看不到尽头的河水不停地向前流去。我突然明白了，飞蛾生命的辉煌在于它扑火的一瞬间，落叶的美丽在于它曾经飘零于风雨，我终于可以正视那道目光了。

那天，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罗毅，他曾在我就读的学校读博士，而后开办了一家包括贸工技的公司，那家公司就在学校北门附近。我很早就见过那外表看起来金碧辉煌的大楼。我实在无法将那充满着商业气息的现代建筑与他那略带点忧郁的目光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了我的疑惑，向我讲起了他的过去。原来他也出自一个普通的家庭，经过自己努力考上了大学，而后一路顺风地攻读硕士、博士，那时的罗毅绝对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十指不沾金的一介书生。但在他读博士时，由于缺乏资金，他所从事的课题被迫停止，而他那年迈的导师也没有等到取得成果的那一天。此后，他开始投笔从商，白手起家创下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书斋。”他平静地说道。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我自觉地站到了一边，他不知应了几声什么，然后转向我，满脸遗憾地说他有点急事。

回学校的路上，我满心愉悦，但又感到一丝不安。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是我们相差很大的人生经历，





还是他谈到事业时发亮的眼睛，也许都不是。

以后那段日子每天都在希望中开始，每天都在渴望与他相见后的温存，不见的时候总是那样期待，焦虑与疑惑，就像困在笼子里的囚鸟，已经无法飞出他的视线。而他却像一片云，忽远又忽近，让人不可捉摸。他可以天天在楼下等我，也可以一连几天没有音信。这使我心中不安的阴影一点点加大了。

终于有一次，在经历了几天的等待后，我终于忍不住到他住的地方去找。在等待开门的时候，我的胃感到一阵紧缩，我甚至不敢睁开眼睛，害怕会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不该看到的人或物，终于门开了。当他看到是我时，脸上充满了惊奇。还好，房间里除了杂乱的摆设，满地的烟蒂外没有什么东西。他说正在搞一个项目，已经八天没有出门了，所以才弄得房间一片狼藉。对我的到来，他十分明显地表示出了喜悦，他提出要陪我去跳舞。“不，”我拒绝了，“你应该首先去吃饭。”

我们来到一家以海鲜出名的饭店，豪华光洁的意大利大理石地面，热带绿叶盆栽植物，殷勤的服务生，这都是我不曾经历的。看着那飘着香味的菜谱，我实在找不到平常喜欢的食物。他替我点了菜。饭店的大堂正放着一段优雅的音乐，我环视四周，正如我所料，吃饭的人很少。看来，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时，小姐提着一条我叫不上名字的鱼来到我们的桌前报出斤两，罗毅随即摆手说道：“不行，要一条两斤以上的。”小姐很快退下了，大饭店的手艺的确不一般，几





乎每一道菜都有独到之处。我们正在享受着美味佳肴时，刚才那位小姐又来到桌前，她的额头还有几粒汗珠。小姐很恭敬地问道：“我们这里最大的一条是一斤七两，您看怎么样？”没等说话，罗毅回答说：“第一条就可以。”小姐走后，罗毅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这种鱼最大的不超过二斤，我是逗那小姐开心的。”突然之间，我感到心里有一种抽痛，我冷冷地丢下一句“镀金的铜永远都是铜而不会是金”便冲出了饭店。

躺在宿舍的床上，我回想起我们认识以来的一幕一幕，我发现我对他了解很少，我不了解他的现在，不了解他的朋友，他的爱好。甚至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女朋友。也许我们之间真的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一想到他的目光，那种甜蜜而又带点心痛的感觉又回到我心中，毕竟从没有人能这样打破我的内心深处坚硬的壳，直接拨动我的灵魂。我就这样在想象中折磨自己，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如同网中之鱼，越是挣扎，越被收得更紧，直到动弹不得。

这几天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一个人在空虚中又度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同寝室的室友都赴约去了，尽管约会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无聊地躺在床上，盯着一本小说看，但却不知自己在看什么，于是我决定去逛街。盲目地逛着街道两旁紧挨着的众家商场，我有种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感觉。与其说我是在逛商场，倒不如说我是在逛商场门前的玻璃窗更为贴切。也说不上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连走进商场的兴趣都没有。而





我看的那些橱窗，也实在是没有值得我用心去欣赏的价值。只是我觉得，这样单纯地边走边看，对我心情是一种解脱。

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他住的楼下。我的心里又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我实在不知道怎样面对他。于是，我选择离开。当我走到路边的阴影处时，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在楼前停下了。一位仪态万方的美女走下了轿车，她那头过肩的大波浪长发在加染了不多不少的玫瑰红色后，越发显得浓艳、特别和抢眼。从扣在她腰间的那只手看来，她应该是受尽宠爱的公主。顺着那只手向上看去，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是罗毅没错。我开始佩服自己竟然能站在这里看着他们走上楼去而没有像小说中那样昏倒过去，尽管我感到那种刻骨的痛已深入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甚至包括我的灵魂。他们开了灯，米色的灯光将他的身影印在窗帘上，我的心也随着他们身影的移动而绞动，终于，灯灭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街道上的行人似乎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一个人走在雨雾中，毫不顾忌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衣服。

好像一个拿着试卷看着上面的红叉而不知错因何在的小学生一下子拿到了标准答案一样，那些本该早已察觉的端倪，一一在脑海中显现，那个不清不白的感人的情结，也在瞬间迎刃而解。

是的，我们之间的鸿沟是真实地存在的。他的阅

